

焦点评论

取消证书的证明,简化形式与民便利

据报道,3月25日,人社部发文称,决定取消73项由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材料,包括申报职业技能鉴定的结业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、毕业证书等。相关消息迅速冲上热搜第一,网友点赞称,这是便民之举。

取消的73项证明材料,有很多是我们非常熟悉的,比如身份证明、结业证书、毕业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、身份证复印件、护照复印件和教师资格证明等。都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证明材料,而这些材料也确实折腾着我们,浪费了时间和效率。

至于取消后的办理方式,主要是三种,一个是不再提交,一个是申请人书面承诺,最后一个网络核验。

在这些被取消的证明材料中,最折腾人的当属证书遗失作废的登报声明,其也是最画蛇添足的。现在改为“不再提交”,也能让很多遗失证书的人松了口气。

取消毕业证、职业资格证书等证明,本质就是简化手续,提高效率,让民众多些便利,这种为民众谋福的倾向值得肯定。而且,这里面还涉及依靠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网络核验,践行了“数据多跑路,群众少跑腿”的追求,也是“最多跑一次”的一种现实实践。

其实,现实中很多证明材料的属性就是“莫须有”,取消它们是时代发展进步的必然,取消之后,将民众从琐碎无意义的小事中解放出来,带来的不仅是便捷舒适的生活状态,还有幸福感剧增的社会具象。

现在,简化手续,提高效率,为民众提供更多实惠,已经成为社会主流追求,也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成为事实。比如,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发布新政,表明从4月1日起,内地居民可通过移民局网站、APP

及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预约护照、往来港澳通行证、往来台湾通行证的申领、更换、签注等服务,并选择在全国任一出入境证件受理点办理。这无疑在简化形式与民便利上更进了一步。

在此过程中,无论是政府相关部门,还是阿里等相关社会企业,都发挥着积极的主观能动性,都扮演着重要角色,这是全社会所乐见的。当然,简化手续、提高效率的追求永远没有终点,人民群众对更便利舒适和更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,也没有终点。也就是说,真正的“便利时代”才刚刚开始。 □魏城

热门话题

整治医疗乱象不手软

前不久,一位远房亲戚因高血压前往医院问诊。一开始,门诊部的医生开单子让他做了心电图、拍片等检查,诊断后要求其住院治疗。谁知办了住院手续后,住院部的医生又开了单子,让他再做一遍拍片检查。陈述前情后,得到的回答却是:“在门诊看病听门诊的,到了住院部就得听住院部的。”

因为不同科室的检查来回折腾,着实浪费医疗资源。如今,一想到去医院看病,不少人心里都有点“怵”,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怕类似的重复检查。

医疗行业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。为净化医疗行业环境,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,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,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决定,自今年3月起开展为期一年的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。消息一出,群众拍手称快。

医疗乱象该治。乱收费、过度诊疗、虚假医疗广告、以医疗名义推广所谓“保健品”等现象,已成为民生之痛,百姓反响强烈。类似行为,让一些医疗机构从治病救人的场所变成讹诈赚钱的商业机器,消耗了医患之间最重要的信任感,累积了矛盾,也浪费了医疗资源,可谓劳民、伤财、伤心。

违法医疗广告和虚假信息,如屡禁不止的竞价排名、“一药除百病”等,不仅引来诸多质疑,甚至耽误患者治疗。一些商家的广告未经审批就制作投放,被约谈后又悄悄在移动端上“死而复生”。违法成本过低、处罚力度不够,平台责任虚置、监管问责不力等原因,导致虚假医疗广告屡冒冒头,害人不浅。

医师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《医师执业证书》,医疗机构买卖、转让、租借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或《医师执业证书》,制售假药、以医疗名义推广销售所谓“保健”相关产品,违规开展免疫细胞治疗等医疗乱象,违法违规,必须严厉打击。

医疗乱象的治理必须坚持不懈,打一场持久战。有关部门齐心协力,精准发力,制定好落实政策措施的时间计划表,动用真功夫解决陈年痼疾,才能切实让人民群众“看病”“看好病”,保障百姓的健康安全。 □汪灵犀

最近一段时间,随着“流浪汉”沈巍的视频传播后,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,一些人又开始蠢蠢欲动,他们给沈巍戴上一顶“大师”的帽子,甚至还有专人专程找到沈巍,要求照相合影,聆听教诲……

警惕「反差效应」娱乐社会

沈巍是谁?沈巍不是传统意义上生活困难、不得不沿街乞讨的“流浪汉”,沈巍是一个当今社会人人羡慕的公务员,他198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市徐汇区审计局,1993年因病休假,后来就过上了流浪汉的生活。沈巍的流浪,是带薪流浪,所以他表面上蓬头垢面,其实他并没有真的成为一个举止猥琐的乞讨者。他或只是对社会的叛逆,或只是想过一种无拘无束的流浪生活。沈巍的选择,我无权说三道四,但对他领着工资,却长期不干活、逍遥在外的情况有些无法理解。更使我无法理解的,还是那些追随他、捧他为“大师”的沈粉们。其实仔细观察镜头下,正如一个网友所言,只是一个看似不正常的人,说了一些正常的话,让一些貌似正常的人不正常了。

究竟哪儿不正常呢?一个不想过正常生活的正常人,却因为蓬头垢面的缘故,被尊为偶像,奉为“大师”。这种严重反智的行为,荒唐之余,不由得使人怀疑现今很多人的精神有什么毛病。是因为美丑颠倒了,从今往后要以丑为美?还是人们对“大师”有了抵触,决意拿一个头脑清醒的流浪者讥讽,所谓的“低级红,高级黑”?

沈巍的那些话,若是出自任何一个正常打扮的人之口,估计谁也不会感到惊讶;但是让耻笑今夕的沈巍说出来,居然就成了金口玉言,居然就能惊动很多人,不辞劳苦专门拜访。

假如沈巍坐在他的明净的办公室,说他今天要说活的话,估计要听他说话的人,会屈指可数。他即便谈上三年五载,也绝不会被封个“大师”的名号。只因为他流浪了,而且很像流浪汉的样子,所以从一个流浪汉的嘴里听出富有哲理的话语,就会使人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效应。

早在四千年前,中国人没有开始探索人的自由,却已经开始践行反差效应了。大禹治水,三过家门而不入,于是治水的功绩,就成倍了;假如大禹三过家门都回去,估计他的治水事业,后人可能不会提起。以常识论,他回不回家,谁能知道?谁能猜出其中的缘由?却非要给他冠以为了治水废寝忘食、丢家弃口这样的反差效应。

沈巍为何要做一个流浪者,估计会有不同的版本,但是,我们务必要警惕所谓的“反差效应”。如果大家都能心平气和,都能理智而不带情绪化看待各种社会现象,估计沈巍这件事,很快就冷却了。 □均善

漫评



花式消费

最近,一种无论你说什么都会被人围起来夸奖一番的“夸夸群”走红网络,有人将其明码标价做成了一门生意。不仅“夸夸”可以用钱买,一些网络平台上还有代喝奶茶、代吃火锅、代撸猫等服务在出售。这些“脑洞大开”的服务消费产品,显示出互联网等科技革命日益激发出人们的灵感,服务业态创新层出不穷。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服务,在新鲜、有趣、互动性强之余,仍要关注成本与收益,只有具备一定量级的市场规模及经营、盈利模式,经得住时间检验,才能成为稳定的、可持续的消费模式。 □文/时锋 图/程硕

机票“阶梯费率”退改签回应期待

机票退改签手续费要降了!据媒体初步统计,目前国内已有23家航空公司宣布实行“阶梯费率”退改签,占国内航空公司的七成以上。

近年来,机票退改签问题,屡屡成为消费者投诉的热点。投诉什么呢?主要有两方面。一是“霸王条款”,退改签门槛高、限制多;二是代价高昂,超过50%的费用是常态,让不少人直呼“肉疼”。应该说,机票退改签,属于乘客单方面的违约行为,还有可能对航空公司造成损失,为此付出一定代价实属情理之中。但关键在于比例,在于一个“度”字,要平衡好双方利益,而不能任由一方“挟票”要价。

去年7月,民航局发布规定,要求航空公司推行机票退改签收费“阶梯费率”。如今,七成以上航空公司落实该要求,回应了群众期待。从目前各航

空公司公布的标准来看,时间、费率设定略有差别,但总体而言都是“越早退改,费率越低”。这符合市场规律,也与消费者的预期相符合。那“阶梯费率”能否发挥最大效果?一方面要看落实。当前,消费者购买机票的渠道多元,除了航空公司的官方渠道,还有各种代理公司、旅行平台等。既然执行“阶梯费率”,就要各端口一致,防范不良商家继续以模糊收费侵害消费者的权益。

另一方面,还要做好调适。“阶梯费率”如何用好阶梯杠杆,才能最大化地兼顾效率与公平?现有标准是否有优化的可能性?这最终要用实践来检验。所以,不能一设了之,各航空公司不妨在实践中继续优化、调整,充分征求、听取各方意见,让消费者有更高的满意度、获得感。 □夏凡

社会透视

一床明月半床书

增长,这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喜欢书、爱读书,读书确实为自己带来了好处。另一方面是网络为购书提供了极大便利,轻点鼠标,喜欢的书就会送上你的案头,完全省却了逛书摊、泡书店的诸多麻烦。以前买书,都跑去书店或者书摊,看书店营业员那高高在上的样子。如此“便利”,如此“喜欢”,书就源源不断被买了回来。今年买了俞晓群先生的四本书,都是精装本,《杖乡集》《书香故人来》《精细集》《王云五》。此外,还买了董宁文、王稼句、韦泱、朱晓剑、眉睫、金克木、胡适等人的书,都是我喜欢的“闲书”。小说方面买了贾平凹的《山本》,看了个开头,就放下了,书太沉了,不宜卧读。

次说卖书。“卖书”总归不是个好事儿,尤其是卖自己写的书,总要看人脸色,要给人说好话。这几年,因为爱看书,也写了几本书,这些书都是自费出版,自产自销,卖出去几本,投入的成本就少一点。因此,“卖书”的难处自己深有体会。当然,在此过程

里,有好人,也会碰到几个“宵小之徒”,他非但不会买你的书,还会挖苦讽刺你,甚至说风凉话。遇到此等货,你只好绕着走,以后见了,可以视而不见了。

回过头来,说说受书。因为喜欢书,爱读书,就与各地的师友有些互动,读他们的书,是我最大的享受。这一年来,受赠书不少,大多是签名本。师友们温暖的签名,或几个字,或几句话,皆是一段不错的书缘。这一年,受赠书的不少:阿滢的《秋缘斋书事六编》、王净转赠叶瑜菘的《漫话丰子恺》、李辉的《潮起潮落》、王稼句的《年画》、理海转赠的《古代风俗诗画》等。这里,说几件因书结缘、让人感动的事。

李辉先生曾是《人民日报》的高级记者。我最早读他的文章是在《收获》杂志上的“沧桑看云”专栏,他的文字坚韧沉实、端庄耐心,不求绚丽的文采或尖锐的发现,而是一种责任和诚意,为历史留存记忆,为记忆补上血肉与肌理,在史料中明辨真实,

在人物中寻求对话。今年,我从旧书网上买到了他的第一本书《人·地·书》,这本盈盈可握的小书,很讨人喜欢,据此我写了一篇小文《李辉的第一本“杂耍儿”书话集》,发表在《藏书报》上,李辉看到后表示感谢,寄来了他的新著《潮起潮落》,正正规规地签上他的名字。一位名满天下的《人民日报》的高级记者能赠书给我,让我喜出望外。

最后说说苏州名士王稼句先生。七八月,我买到了他的读书札记《夜航船上》,因为从高中起就在《散文》杂志上读他的文章,所以很喜欢他清丽的文风。读完此书,我根据这些年来读他的书的体会,写了一篇读书笔记《学者的闲读杂写》,发表在《文学报》上。王稼句看到后发来了短信,一再言谢,并馈赠他的《年画》表示谢意。这是又一桩因书得书、因书结缘的美事、好事。 □胡忠伟

秦风书话

说起《汉语大词典》,这是我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“古今兼收、源流并重”的特大型汉语语文词典,是许多文史工作者的案头必备工具书。第一版1994年出齐,第二版2012年编纂启动。据悉,第二版计划今年内推出第二、三、四册,预计2023年完成《汉语大词典》(第二版)25册征求意见稿,此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齐。

《汉语大词典》从整体上历史性地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演变面貌,出版后以其权威性和实用性影响深远。为了适应语言研究和社会发展的新形势,《汉语大词典》(第二版)对第一版展开全面修订,计划分25册出版,预计收录条目约40万,总字数将超6000万字,比起第一版5000万总字数,新增内容将达20%左右。从修订的程度看,第一版80%以上的词条内容都有程度不等、类型不同的修订和提高,可以说是一次真正全面的深度修订。

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透露,第二版的修订体现在多个维度:一是对第一版中存在的各类讹误情况进行订正;二是

《汉语大词典》第二版新增20%内容

梳理吸收30多年来学界研究成果,特别是与《汉语大词典》直接相关的论文万余篇,著作百余种,进一步提高完善词典在收词、释义、书证等方面的质量;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针对第一版编纂时语料相对薄弱的领域,如出土文献、中古汉语、近代汉语、佛经语词等范畴,第二版系统性地加以充实,增补了单字上古韵部的内容。

除了文本内容,第二版对插图也将作全面修订,在订正原版插图及图注错误的同时,增加若干能够辅助释义的插图。

学界有个共识:“词典是一门遗憾的艺术”——再好的工具书也只能代表当时的认知水平,近几十年来社会科技日新月异,各种新词汇新现象层出不穷,《汉语大词典》第一版存在的不足逐渐显露。大型品牌工具书需紧跟时代发展,在持续修订完善中保持生命长青。

业内期待,《汉语大词典》(第二版)将更为科学、全面、准确地反映汉语词汇史的面貌,符合新时代要求,实现后出转精的修订目标。 □许畅



作家贾平凹说:“干什么事都有瘾,喝酒是一种瘾,吃烟是一种瘾,爱看书也是一种瘾。”对我来说,读书就是最大的瘾。一日不读书,心里总会空落落的。说是读书,也不一定是正襟危坐,可以是卧读,也可以是浏览,看看目录,读读前言后记,摩挲摩挲封面和插图,甚至只摆一本书在桌案,邀约清风明月,对酌一番,这样的状态,让人直觉得岁月安好,内心欢喜。

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匆匆逝去,一去不复返,盘点自己一年来的收获和得失。回想这一年来,自己似乎就一直在“书”之间盘旋,买书、卖书、受书,完成人生的历练,也觉悟生活所给予的酸甜苦辣。

先说买书。这个比起“卖书”,自然容易得多、简捷得多、方便得多。在我的书架上,近一两年,书籍快速

舒婷在1982年做了妈妈,创造了人生最美好的作品——孩子,之后有三四年时间几乎完全搁笔。作为特例,她也只是1982年夏天给了我《读给妈妈听的诗(外一首)》,且写于一年之前;1984年深秋,给我一首《怀念——舅外婆》。我能拿到的这点凤毛麟角,已属不易。直到1986年1月,她重回文坛,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出访后,才第一次给了我一篇散文《在开往巴黎的夜车上》,那大概是她最早的散文作品之一。

1987年盛夏7月,舒婷来上海时,梅朵当面给她下了“最后通牒”,要她回去后尽快寄照片来,“封面一定要做!”还批评我:“拖了七年了,不能再拖!”舒婷答应说,几乎没有怎么跟梅老板顶嘴,比起跟我斗嘴时的那股骁勇善战,战斗力差远了。而梅朵组稿,提要求时的那种亲切和恳切,像是有一种莫名魔力,让人无法拒绝,否则好像对不起他。梅朵的理由很充分:“《文汇报》怎么能不做舒婷的封面?说不过去!”聪敏机灵的舒婷,自然领悟了梅朵的潜台词:你怎么能不积极配合呢?说不过去!

这回我们动了真格,舒婷也不能不当回事儿了,她一去就忙着找照片。七年前,她苦于无米之炊,没有多少照片可挑;而现在她走遍各地,又走向世界,可挑的照片太多了。

歌已基本不写,散文也是一篇难求。她信上说,手中无粮,“今天同时给《星星》去信,将扣在那里的三首诗追回,再补三首,可成一组。”她更叫苦不迭的是那篇散文:只是文章难写。是想花你们几百块钱,找个避暑胜地。但婆婆年逾八十,儿子又小,丈夫高血压,只得每日汗流浹背,边炒菜,边给诸君回信,蝉声逼人,可见南方之夏多么火爆油煎。舒婷找来的照片不算少,但未如我们的

舒婷把最好的作品给了我

访回来几天了,开始连续发信发电报。10月底,一天收到舒婷两封信。一封让我失望,说“在意大利拍的照片看来仍不适做封面。”革命尚未成功,以后再努力。宽些时候吧!”另一封则让我燃起希望,她惯有的调侃和小嘲弄里,洋溢着浓重友情和真挚,让人心暖:“拙重主编阁下:‘兹收到您的大函和电报,原有给你的信,一直迟疑,一起寄给你。因为意大利的照片均是眼镜有光点或闭着眼

睛的,所以回鼓浪屿,特意去拍了几张,效果仍不好,再寄一张给你。至于作品及自述文章过一星期后航空寄去。近年底,约稿信猛增,我仍是以不变更万变。只是欠‘文汇’的债,欠你的友情,这件事总压在我的心头。我希望可以不当封面女郎,作品刊登即可。再见。”舒婷这信上,最后一句还是“希望可以”不上封面,只用作品,让我内心深感忐忑和不安。她确实已经“无可施”,耐心也大概快到尽头,我们已经勉为其难地折腾她、委屈她

太久,我不想再滥用友谊了。尽管照片画面依然有点糊,眼睛在阳光下还是眯成了一道缝,但我决心不再去逼舒婷拍照片、找照片了。我坚定得有点强势地对梅朵说:“舒婷已经尽力了,不上封面就拉倒了;要上封面,就从手头这几张照片里挑。”我甚至有点强悍:“她是作家,又不是艺术家,眼睛眯不眯,有那么重要吗?”梅朵看着我,有点错愕,一个特别较真的

书人书事

罗达成